

譯述者

穆木天

鍾敬文

何家槐

陳秋帆

孫用

萬湜思

陳原

陳原主編

# 青銅的騎士

桂林螢社發行

陳原主編

普希金等作

穆木天等譯

螢社發行

---

青銅的騎士

---

版初日五十月十年一卅國民

有所權版  
印翻准不

編主原陳

藝文界世

士騎的銅青

作等金希普·A俄  
譯譯天木羅

人 行 書  
類 編 余

所 行 書  
社 登

號八十月北橋觀林鐘

處 售 經  
所 書 大 各 國 全

角二元七

## 「世界文藝」的開頭

發刊『世界文藝』的目的很簡單：要切切實實介紹幾篇世界文藝作品；却不一定篇篇都是精華；但總不肯粗製濫譯。著者譯者辛勤的勞作，出版者切實的發行，讀者不客氣的指教，凡此都使『世界文藝』能夠默默腳踏實地的出下去。

出版並不定期，視財力印刷稿件這些件而定。或每月出四五冊，或兩月出一冊，但相信總不會有頭無尾。每冊的字數亦不嚴格規定，約莫由三萬言到十萬言。原著不論古典現代，譯者也無分老將新人。每本或為一個作家的專集，或為幾篇作品的合集。總之是，不講形式，不求多產，要結實，要有分量。如果因作品的魅力和著譯者的勞作，而得到幾個讀者，使出版家不致賠本，寫稿人不致餓死的話，那麼，這將會一直出下去，並且一邊出一邊改進它自己！

編者誌 一九四二年七月

# 目錄

青銅的騎士（長詩）

俄 A·普希金作

穆木天譯（一）

序詩

第一部

第二部

藝術與近代產業（論文）

法·J·M·居友作

鍾敬文譯（四三）

單純的真理（序）

蘇·M·高爾基作

何家槐譯（五五）

近世日本文學思潮（論文）

日本·藤村作

陳秋帆譯（六一）

我夢着（詩）

愛沙尼亞·哈伐作

孫用譯（一〇三）

給斯洛伐克人（詩）

捷克·伐揚斯基作

孫用譯（一〇五）

大聲疾呼（詩）

蘇·V·馮耶考夫斯基作

高漫思譯（一〇九）

瑪耶考夫斯基(傳)	一二九
日記鈔(散文)	一三七
後記	一七六
封面	玉抱(封面)

# 青銅的騎士

德·A·普希金作

## ——彼得堡的故事

在這篇故事里所敘述的事件，是根據事實的。大木吳（註一）的詳情，是從當時的報紙上找取來的。好奇的人們，是可以去參考柏爾克編輯的那部史錄的（註二）。

## 序 詩

在荒涼的濤浪的岸邊上，

充滿着偉大的靈魂的他，  
站立着（註三）。

眼睛望着遠處。在地的前面，  
寬廣地。

河水在疾流着；一個可憐的獨木舟  
在河流上孤獨地突進。

在長着苔蘚的，泥濘的岸邊上，

這里和那里，板棚子作成了黑點；

那是窮苦的芬蘭人的隱居所；

而那受不到曬在雲霧中的

太陽的光線的樹林子，

在四圍嘯叫着。

而他在心裏想：

從這裏我們可以把瑞典人驚嚇一下

在這裏我們可以建立一座城市，

對那驕傲的隣人加以威脅。

我們被自然給決定了運命



要對着歐羅巴打開了一個窟戶；  
用着堅強腳，立在大海近旁。  
而，從他的新的波浪上邊，  
所有的旗幟都到我們這裏來作客，  
我們可以自由地加以款宴。

一百年過去了。而那個年青的都市，  
北方諸國中的精華和珍奇，  
從陰關的森林中，從卑溼的沼澤中，  
莊麗地，高傲地，抬起頭來了；  
在那里曾經有過芬蘭的漁夫  
——自然的愛戀的繼子——中的，  
一個，在那低窪的岸邊上，

投到了那不會有人知曉的水里，  
他的破爛的線網，現在在那裏，  
沿着那些熙熙攘攘的河岸，  
很闊綽的大羣的宮殿和塔，  
互相擁擠着；各種旂幟，  
成羣地，從地球的所有的盡頭，  
疾駛到這裏的富裕的碼頭里；  
涅娃河身上披起了花崗石；  
好些橋樑高懸在河水之上；  
一些暗綠色的花園子  
掩蓋住了牠的那些島嶼。  
而在這四年青的都市前邊，  
老年的莫斯科失掉了顏色，

就同穿着紫衣服的老太婆  
到了新的皇后前邊一樣。

我愛你，彼得的創造物呀，

我愛你的莊嚴的調和的姿容，

涅娃的雄壯的水流，

他的岸邊上的花崗石，

你那些柵欄的鑄鐵的花紋，

你那些沉澱的黑夜的

透明的薄暗，沒有月亮的閃爍，

在這時，我待在我的屋子裏，

寫字，不點油燈在讀書，

而在空漠的街衢上的那昏朦

一大羣一大羣的東西是很清楚的，  
海軍的尖閣上發光了

而，並沒有將夜的黑暗

消散在天空的金黃色中，

一個黎明又趕快地代替了另一個

黎明，讓夜只有半小時光景。

我愛你的殘酷的冬日裏的

不動的空氣和嚴寒，

小爬犁沿着寬廣的涅娃河的奔跑，

比薔薇還要紫紅的姑娘們的臉，

和跳舞會的光輝喧囂的談話，

以及獨身者的一小時的短宴，

酒杯的唧唧冒泡的聲音，

和五味酒的淡青色的火燄。

我愛那些耳操演場裏邊的（註四）

戰爭的耀武揚威的樣子，

步兵的隊伍和軍馬的

那種單調的美麗，

在規整地動搖着的隊形中的

那些勝利的旗幟的布片，

在戰爭中打穿了洞的

那些青銅的頭盔的光澤。

戰鬥的都城呀，我愛你的

要塞的黑烟和隆隆的響動，

帶着那個北國的皇后，

繪與了皇室，一個皇子，

或者是，當着俄羅斯又在

慶祝他的對於敵人的勝利，

或者是，當着涅娃裂碎了牠的

灰色的堅冰，把牠送到大海里，

而，預感着春天，在獻叫着。

誇耀你的光榮罷，彼得的城市，

如同俄羅斯一樣不動地站立着罷！

而那被服了的自然規矩

是終于要同你和的；

讓芬蘭的波浪忘掉了

他的舊日的仇恨和被拘囚罷，

而不要用他的空虛的對

去聲聲使得給水人的夢。

曾經是有過一個可怕的時期……

關於牠，我們遺留着新鮮的回憶……

關於牠，我的朋友們，我要開始

講給你們聽自己的故事。

我的故事，會是很悲慘的呀。

## 第一部

在昏暗的彼得格拉的上方，（註五）

十一月呼喚着秋天的寒氣。

用着牠的喧囂的波浪濺打在

牠的調整的柵欄牆的領域內，

涅娃轉轉着，如同一個病人

在他自己的不安的床裏邊。

已經是很晚而且很黑了；

雨憤怒地捶打在窗戶上，

而風吹着，沈鬱地咆哮着。

在這時，青年的艾夫介尼，

作完了客，走回了家里來……

我們要對於我們的主人公

稱呼這個名字的。這個名字，

聲音是很愉快；而且很久以前，

我的筆對於這個名字有過交誼（註六）。

他的姓，對於我們是不必要的，

就算是在過去的時節，



很可能是赫赫有名的，

而在卡拉牟金的筆下邊（註七），

在親族的口碑中，是很響亮的；

可是現今在社交界裏，在謠傳裏，

那個姓已被忘掉。我們的主人公，

住在科龍那，在那裏他服務（註八），

他躲避那些顯貴，他既不哀嘆

那些死去的親屬，也不哀嘆

那些被遺忘了的往事。

而這樣走回了家里，艾夫介尼，

輕輕地抖了抖大衣，脫掉，躺下了。

他很長久地不能夠入睡，